

四娃和那只麻鹰

傲春檀

尊师趣谈

鲍安顺

那只麻鹰在高傲地飞着。它三角形的尾翼折扇似的张开，向下轻轻地按压着温暖的南风。它的身体时而逆势上升，时而顺势侧滑，从容不迫。望不清楚它的双眼，但是四娃能明显地感受到它能洞穿双翼下的一切。它，俨然是这片天地的主人。

中考之前的预选考后，四娃就一直待在家里跟着父亲做农活。割麦插山薯的时令，四娃就随着父亲挖山薯地。挖着挖着，无意中一抬头，四娃发现了头顶上的这只鹰。

在鹰自由翱翔的身影里，四娃觉得心底突然有一丝烦躁在滋生。他体会到一种变软的滋味。那是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在小溪拦水坝捉鱼时，浸透水的沙坝逐渐变稀，塌成缺口，上游的水急着溢出的滋味。

早晨和父亲一起挑着板箩出来，四娃还是乐滋滋的。板箩的一头装着热水瓶，两个白瓷茶碗，还有一小包准备上午解暑的白砂糖。板箩的另一头挑着两张大角锄头，弯弯的栎树柄刨打得十分光洁。角锄柄的上半截浸透了父亲的汗水，虽然黑了点，但是锃亮锃亮的。这是一张父亲用顺手了的角锄。由于长年挖掘，角锄口已经变得光洁如镜，手一摸，凉丝丝的，细腻，诱人。

走到花亭湖边这几块收过小麦后的山地，父亲扫出一块平坦的草坪。四娃歇下板箩，拽起那把大角锄，走到最宽的一块地头就挖开了——他仿佛在向父亲宣布，这块地今天上午就是他的。父亲摆好水瓶茶碗，照例吸着几口黄烟，不说话。

不到一袋烟的工夫，四娃就挖好了一大块。望着身后不断伸长的松软的地面，四娃不但不得累，反而有一股沉甸甸的满足感。要是没有早娃的到来，四娃也许早就一口气把这片山地彻底征服了。

一条大路从湖下游的树林伸出来，在四娃脚下的地外边拐了一个弯，又向湖的上游伸过去。四娃正要向前挪一下脚，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匆匆而至。他感到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自己背后稍微停了一下，又加快了步子，于是直起腰抬起头来。

“早娃，哪去？”

“哦，是四娃，在挖地啊。我去学校。”早娃回过头，迟疑了一下，说到“去学校”时，又把声调扬了一扬。

“预选考怎么样了？”

“我预选起来了。”早娃边说边走。

“我呢？”四娃还没有反应过来。

“你……”早娃轻轻一笑，在四娃的期待里转过头，走了。

那时候，中考前有预选考。预选上，才有资格参加中考。对于考得起或考不起，四娃原来倒不怎么放在心上。跟着父亲打渔，做农活，四娃也一直觉得很享受的，总比在学校一天到晚都被老师追着背书、逼着做作业自由，也容易有看得到摸得着的收获。但是早娃的那一笑，却像一根长长的葛藤，在四娃的心里毛茸茸刺拉拉地划了一下。

四娃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。他也说不出心里有什么异样，只是抬头望了一眼碧蓝的天空。正巧，那只鹰就在他的头顶高傲地飞着。模模糊糊之中，早娃的那一笑和鹰的双眼渐渐重叠，最后竟然合了起来。那只麻鹰就微笑着双眼，一直在四娃的头顶盘旋。

在鹰的迫视下，四娃突然感到自己不过是稻田里边石坝下的一只灰田鼠。灰田鼠的日子虽然自足，但是整天匍匐在草丛里石头下，一切似乎都有点拥挤。

四娃从小就和田鼠打交道。初秋，准备收割，刚刚清理过的水沟里，田鼠就喜欢啃咬稻秆，拖走稻穗。在稻田石坝裂缝里，田鼠们乐此不疲地修建着粮仓，或许它们还打算生儿育女。在晴朗的天气里，它们将潮湿的体毛在暖阳底下晒得干爽蓬松。如果没有来自天上的威胁，坐在小石台上临风梳理梳理长长的硬翘翘的胡须，田鼠们的日子倒也十分惬意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那只微笑着双眼的麻鹰又突然掠过四娃的头顶，逼得四娃不得不壮起胆子。四娃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向父亲提了一个请求——在此后几十年中，这也是四娃向父亲提的唯一的请求——“我要复习。”

一家人都吃惊地望着他。父亲没说话，母亲也没有说话。

第二天，四娃照常和父亲一起打鱼，干农活。累了，照常在湖里快活地游泳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

三个月后，一位下一届的初中同学给四娃带来通知，叫他去复习。翌日一大早，四娃就挑着家里为他准备好的衣柜和被子，又回到离别了大半年的学校。只是后来听姐姐说，母亲在他提要求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奔着乡政府边上的中学去了。

多年以后，也就是四娃参加工作的前一天，他做了一个神奇的梦：一只麻鹰张开巨大的双翼驮着他，向着一望无际的明亮的大海飞去，大海淡蓝透明的波涛在巨鹰宽大的双翼下一起一伏……



感念 苗青 摄

有一次，朱德在云南政治学校礼堂看戏，开演前有位耄耋老人由服务员引了进来，朱德一眼便认出老人是他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的教官叶成林，急忙起身上前，立正敬礼。礼毕，又紧紧握住老人双手，亲切地呼唤：“叶老师！”接着，请叶老人座，待老人坐定后，他才坐下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30周年纪念日那天，彭德怀身穿便服，准备接见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代表。工作人员提醒他说，彭总，您是国防部长，应穿军服才好。彭德怀说，这是去见老师，学生见老师应穿便服。还说，如今有些人受旧思想影响，瞧不起中小学教师，我们应改变这种不良风气。接见时，彭德怀频频向老师们问好，表现出大帅尊师的谦逊情怀。

毛泽东与恩师徐特立之间，师生情谊深厚。一次，毛泽东请徐老到中海家中吃饭。席上，专备了几样家乡风味的菜肴招待老师，一碗湘笋，一盘青椒，这是两人都爱吃的。毛泽东抱歉地说：“徐老，请你来，没有好菜吃。”徐老笑着说：“人意好，水也甜嘛！”主席要让老师坐上席，徐老说：“你是全国人民的主席，应该坐上席。”毛泽东马上说：“您是主席的老师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您更应该坐上坐。”硬是让徐老坐了上席。

鲁迅对启蒙老师寿镜吾一向很尊敬。他18岁到南京读书，每当放假回绍兴时，总要抽空看望寿先生。在东渡日本留学的8年间，他经常写信向寿老师汇报在异国的学习状况。一次，他奉母命从日本回绍兴办婚事，仅在家中停留四天，仍专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寿先生。鲁迅在日本拜章太炎为师，学文字学，章太炎逝世后，他连续撰文两篇纪念。那篇著名的《藤野先生》，被鲁迅称为“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，他是最使我感激，给我鼓励的一个。”

1932年5月，华沙镭研究所建成，居里夫人回到祖国参加落成典礼，许多著名人物都簇拥在她周围。典礼将要开

始时，居里夫人忽然从主席台上跑下来，穿过捧着鲜花的人群，来到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年妇女面前，深情地亲吻了她的双颊，亲自推着她走上了主席台。这位老年妇女，是居里夫人小时候的老师。在场的人，都被这动人的情景所感动，热情地鼓掌，老人也流下了热泪。

孔子拜望老子，恭恭敬敬地行弟子礼，进大厅后再拜，方入坐。老子问孔子为何事而来，孔子离座回答：“我学识浅薄，对古代的礼制一无所知，特地向老师请教。”老子见孔子诚恳，便详细地抒发了自己的见解。回到鲁国后，孔子学生们请求他讲解老子的学识。孔子说：“老子博古通今，通礼乐之源，明道德之归，确实是我的好老师。”他还打比方赞扬老子说：“鸟儿，我知道它能飞；鱼儿，我知道它能游；野兽，我知道它能跑。善跑的野兽我可以结网来逮住它，会游的鱼儿我可以用丝条缚在鱼钩来钓到它，高飞的鸟儿我可以用良箭把它射下来。至于龙，我却不能够知道它是如何乘风云而上天的。老子，其犹龙邪！”

孔子死后，众弟子皆服丧三年，相诀而去，独有子贡结庐墓旁，守墓六年，足见师徒情深，尊师之诚，实属中华尊师楷模第一人。

程门立雪，是说宋朝进士杨时，访师求教，与同学游酢一起去程颐家时，程颐正在睡午觉，他们不愿打扰老师午睡，便一声不响地立在门外漫天飘飞的鹅毛大雪里，冻得浑身发抖，久久不去。程颐醒来让他们进家时，门外积雪已经一尺多深。杨时的尊师品德一直受到称赞，后来他终成为全国知名的学者，四面八方来人向他求教，并尊称他为“龟山先生”。

唐太宗李世民，得知太子老师李纲因患脚疾，不能行走，便破皇家规矩让他坐轿进宫讲学，并诏令皇太子亲自迎接老师。汉明帝继位作了皇帝，亲自到太常府去，让自己的老师桓荣坐东面，设置几杖，像当年讲学一样，聆听指教。每次探望老师，明帝都是一进街口便下车步行前往，以表尊敬。进门后，又拉着老师枯瘦的手，默默垂泪，良久乃去。桓荣去世时，明帝还换了衣服，亲自临丧送葬，并将其子女作了妥善安排。

秦始皇在文武群臣护卫下，乘着车辇，浩浩荡荡地从碣石向东北的仙岛前进，不觉想起幼年时的老师，曾向他讲授舜爷赐嬴姓，先分别讲了亡、口、月、女、凡，然后再合成一个嬴字，第二天就要背写。畏难时，老师说，将来秦国要你去治理，难事多，说着就举起了荆条棍打他。于是这次回仙岛，秦始皇便深情感慨，“众位卿家，此岛所生荆条，正是朕幼年在邯郸时老师所用荆条，朕见荆条，如见恩师，怎能不拜！”后人因此把此岛称秦皇岛，前来瞻仰者，皆垂首向下，叩头答谢师恩。